



嘗修緝不若往年之墮頽也。土兵藩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較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梁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畱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

爲中國利也。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耳。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旣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畱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

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于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倚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于守禦則我亦可以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于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

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入深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法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願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諸路番漢步騎出入

所宜可先知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  
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爲宜先屈意  
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  
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練將利器甲蓄資糧具軍  
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  
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巴邊吏言夏將  
蒐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許招納中  
丞司馬光爭曰向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然  
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

之縱使誠臬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士以王者之兵言  
之猶可耻也况其成敗未可知乎恐邊事之興生民  
之苦繇此而始也王者之于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  
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  
城殺畧士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  
討也今朝廷旣赦其罪與其使者納其貢  
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  
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  
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

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耶譬如鄰人竊已之財，已以正意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耶？且諒祚陰蓄奸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徼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蠱，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羗、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

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深，詔邊吏嚴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斤埃，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場。又况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置，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

名山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

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疏奏不聽○而夏人始感神宗○初諒祚卒○子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強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西夏○當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時

可併而撫也。且唃氏子孫賸征差盛爲諸羗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于漢有肘腋之助。而于夏人爲斷兵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文彥博難之。而王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主之，請卽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使李師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以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

絕夏人鈔畧之患，而部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于西域每得其地，輒建爲州，後皆陷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弊者也。安石以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今群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假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異時回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典。帝召中書議，安石大喜之。彥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興作，及工旣動，知不



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也帝不以爲然日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面訾之日王者誠善計有成屋于胸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胸中者耳彥博語塞乃詔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詔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司于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所失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頃業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爲謫舜卿而令韓縝附會成其事詔既主洮河安撫

司事以蕃部龕籠珂左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十二萬人于是名占渭砦爲通遠軍使詔知軍事以圖武勝詔引兵築訖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人寇詔率兵度竹牛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抹那山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于南甲一擊木征于鞏令城制二酋使不得動詔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城首領瞎

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名熙州  
已進復河岷于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  
五斬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帝御紫宸受朝賀輟  
玉帶賜安石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  
于他路西人疲焉時帝銳意開拓希功者競逢指言  
內附六年冬章惇擊南江蠻平之湖北蠻各以其地  
降遂置沅州後徽州蠻酋揚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  
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其明年熊本討瀘夷降之本  
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

十二柯陰爲鄉導耳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  
徒股栗願矢死自贖而柯陰一酋不至本進討敗之  
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于是烏蠻羅  
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  
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時鮮  
儼摧集賢殿修撰西南用兵自此始久之本又擊渝  
州僚降之置南平軍惇又招降下溪州詔築城賜名  
會溪戍以兵自是五溪皆平于時廣西亦屯兵以備  
邊交人畏之劉夔聽偏較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太治

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退絕表疏亦不得達于是遂分二道而寇連陷欽廉二州事聞以郭逵老于邊事將兵討之趙嵩爲副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阻逵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嵩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初熙寧中王安石憤國力弱而歲糜金幣于二虜無爲也增城堡團保伍欲外攘以爲功至是契丹主洪基遣蕭禧

來言疆事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矣帝手詔諸老臣博謀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大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界實以觀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于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

高仰可爲塘濼而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往義勇民兵將較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于備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頒降方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于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探其所繇然橫使再至

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卽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歎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士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怨于畝畝商旅嘆于道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

平而先使那本困播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  
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以  
爲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  
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麤勇寡  
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  
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  
之敗况今日乎臣愚爲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其言  
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  
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宣命邊吏退

近者侵占之地將官員冗因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  
益愛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于計爲長也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  
事云七年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甚詔自京  
師還之典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麗州熙方城  
守詔命徹之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  
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羗城破西

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木征知援絕拔  
柵去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  
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詣軍門乞降詔  
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羗勢復熾朝  
議欲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  
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時劉忱  
等與蕭素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  
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

爲界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  
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  
辯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畱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  
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  
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  
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遣括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  
與議不能屈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  
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秋七月詔韓縝如

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會安石再相帝問之安石度不能難乃謬爲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嗚呼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然畏遼之大故將用于遼必先于夏又先于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于是王

韶試于鳳河章惇試于湖北熊本試于瀘夷郭達試于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于夏則得不償其失彼遼不待其試而先求地安石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于哲徽之時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于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

八年董璪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羗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十年春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時蘇軾代張方平諫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

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繇用兵至于興師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



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驟敗而亡者不可勝數。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輟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

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者，何？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弱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降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梅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我殺已降○浮繫老弱○獎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強砥礪○奪于功名○故沈起劉夔復發于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日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剝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

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不聽元豐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克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有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典師問罪此千載一時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

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兵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畱行固曰然則孰與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代九月李憲復蘭州种諤克米脂城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十一月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

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遇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畱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進至夏州會大較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王中正自省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

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師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餉。連不可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繇。憲以

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斐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闈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

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已而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請執政王珪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愬。禧至鄜延。上言銀州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

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獲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禧等旣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番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

已搃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  
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  
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  
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旣濟震盪衝突大眾繼  
之珍銳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  
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  
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  
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裨諤怨禧不遣救  
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悉攻城遂陷禧

烈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較死  
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  
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  
浮屠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羗義保死  
者六十萬人事聞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  
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  
武之敗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  
邊事自在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信邊臣不  
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

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悞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六年春夏，入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而夏人亦斃于兵。移書示經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人寇，屢敗國用益竭，乃上表帝。

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哲宗初卽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州等五砦。司馬光言：靈夏之役，本繇我起。今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功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此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耻無乃甚乎？今日乎願勿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



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若捐以與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降執民當盡以給還尋遣使封其子乾順爲夏國王夏人自得回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四年夏王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人鄜延自長城一月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玠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

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知渭州章綏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州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綏迎擊敗之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惠卿

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  
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慮  
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開邊隙故諸興  
役進築夏人圍平夏章惇禦之獲其勇將鬼名阿理  
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禦紫宸殿受賀時元符  
元年也秦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  
邊不得安息宜稍取其十疆如古割地之制以固吾  
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  
惇與秦同宗言多見采繇是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

城秦以逼夏夏人不復振于是求援于遼遼王遣蕭  
德崇來爲夏人議和詔郭公章待之復書謂若果出  
至誠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二年置西  
安州從經畧使章秦請也

初吐蕃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  
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  
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瞻晉  
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  
詔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蓋元豐中雖合蘭會與

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六砦隸之賧征旣降于王瞻而瞻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青唐大酋心牟欽羶立木征之子隴拔爲主其勢復張賧征大懼熙河帥胡宗回督瞻進師急攻隴拔及心牟欽羶等皆立降瞻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夏人屢敗遣其臣寇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自是西陲民少安

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羗人多羅巴奉

谿賧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徧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右正言任伯雨上疏曰神宗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佑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爲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

之初爲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飢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召寇強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餽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爲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旣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

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讐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爲籬落也今旣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爲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疋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旣爲讐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

古今通纂卷之三十一  
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呢族，平日與唃氏同輔國中。今吾既與唃氏爲讐，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爲腹背之害，五患也。不聽，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功成耳。遂行，多羅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

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三年，王厚復鄯廓州，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畱後。厚將大軍趨廓州，羗酋落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嗚呼！吐番之裔，守護西寨，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

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績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初蔡京任陶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每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使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時京使王厚招夏監軍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請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

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十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羗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鄜州高永年出禦之爲羗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已而羗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五路將帥劉仲等

囚服聽命蒙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  
獄既具蒙還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  
明子玉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  
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  
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  
禦使四年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攄之使  
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  
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歸而復命議者以爲  
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

穎州五年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城罷五路經制司  
徙陶節夫知洪州大觀元年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  
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  
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  
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  
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京以功  
加大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  
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  
鹽粟無限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

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繇是麗恭孫  
趙適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久之麗恭誘涪  
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夏五月童貫復洮州詔  
加貫簡司空而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  
蠻納土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  
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  
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于是渝州蠻內附  
以其地爲秦州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爲遵義軍及播  
州二年林攄有罪免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下

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  
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繇是始有北伐之意政和元年  
童貫旣得志于西羗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  
之乃以鄭克中克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  
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羗故欲  
見之因使觀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當是時女直已  
蹙遼僭號稱大金矣

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慎之地元魏時有五  
部唐初二部而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



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真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  
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已避遼興  
宗諱改號女真至烏古乃而慧黠多智能遼聶部反  
將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具得其山川險易爲後  
患也乃遣使告曰聶部多山阻險卽用兵非歲月可  
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禽以獻毋需軍遼主喜從  
之已果禽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生女真節度使蓋  
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嬖女嗜酒歲遣使市名鷹  
于青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真厭苦

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而遼亦內亂宗  
真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  
分矣時燕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污不齒聞貫  
以大闢使至盧溝則見夜其待史自言有滅燕之策  
貫與語大奇之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  
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  
朝若自登萊浮海詣女真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  
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中國失燕雲爲大辱與  
王黼力主其事于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真結好

金報聘賜良嗣國姓以右文殿修撰名市馬實約夾  
攻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  
遼不可攻金不可僭僭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  
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  
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  
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  
于塗炭之中使用腦塗地乎乞斬黼貫良嗣以已難  
京怒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熙河將趙隆有武力貫  
欲籍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

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  
好○乎○今○啓○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樞○密○鄭○居  
中○于○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  
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壹○不○聞  
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啓○釁○卽○異○時○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將○何○以○居○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睦○寇○初  
平○憚○用○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攘○以○爲○功○爲○帝○言○中○國  
與○遼○盟○雖○久○實○敵○國○也○何○損○于○信○今○不○取○則○燕○雲○故  
地○爲○金○有○後○于○何○復○之○于○是○詔○童○貫○爲○河○東○北○宣○撫

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都統制种師道  
日師直爲壯曲爲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  
又乘之分其室也曲甚矣蓋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  
日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  
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爲大國不  
取也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會  
遼將郭藥師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  
察使導攻燕而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渡白  
溝師亂次濟藥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有如

敵設伏掩擊殆必危者也不聽至良鄉而敗延慶遂  
壁不敢前藥師曰燕畱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  
矣燕內虛願得奇兵五千人從間道襲之誠可得也  
延慶曰善藥師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許之  
于是藥師帥所部夜半發盧溝倍道進質明先登奪  
迎春門入而光世渝約不敢前藥師勢孤縋城下走  
而免于遼將分兵斷饑道得漢卒二人繫帳中傳  
令曰吾師三倍漢軍可克也明舉火則分左右翼而  
精兵衝其中必殲之乃逸其一人還言之延慶以爲

信卽自燒營遁士卒相蹂踐者百餘里自熙豐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枵然有外強中乾狀而將怯士頓師伐遼輒屺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足恃中懊悔悞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如約夾攻燕金許之分道疾進攻居庸關闕墮遂克燕而中國師失期不出于是燕五京悉爲金有而中國一戰未嘗勝尺土未有得也金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且獻俘先是約克燕日割

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金人見中國數敗屺輕之又以燕本以攻取得宋失期爲負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景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本朝兵力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卽燕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自我得之

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諸懷而與之者也于租  
稅何有大國熟計如不許則涿易吾土也請速追涿  
易之師無久畱我疆良嗣還報命而中國憚兵一聽  
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徃報命金終顧  
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而王黼欲其功速成盡許之  
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增租稅又增燕  
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簿送諸叛人求糧餉  
又許二十萬石饋之于是金意滿乃遣使以誓書及  
燕六州來歸而天子論復燕薊功京黼攸皆進位貫

曾徐豫二國公已援神宗詔復全燕地者胙土錫王  
貫進廣陽郡王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  
所驅掠而北獨空城于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  
餉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悉科免夫錢以佐之海  
內困弊轉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遠雖悉力竭財懼  
後終難繼且條燕山河北危急者五事以上帝怒奪  
一官初粘沒喝欲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  
我許之何可忘也我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  
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乞買嗣而張鼓以平州來歸

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金以納叛人來責函致首  
界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中國諸山川道路險易迂  
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盡得其要領粘幹喝與  
幹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時于是粘幹喝帥諸  
將自雲中趨太原幹離不捷懶帥諸將自平州入燕  
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給云許割蔚應飛狐靈丘徃受  
地間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之使至軍責  
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諸要塞膏  
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我有未

論第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曰金  
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使  
持嫚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  
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卽  
以赴闕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太尉兼宣撫  
使督師矣太原守張孝純止之曰金渝盟王當會諸  
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去則人心搖是以  
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北亦未易保願少畱貫艱然  
日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畱貫置帥臣何爲遂宵

遁○孝○純○歎○曰○平○生○童○大○師○作○許○大○威○望○卒○有○變○乃○奉○  
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毅○  
而○懼○曰○金○人○欲○得○毅○卽○與○毅○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  
保○乎○于○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朝○  
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  
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貫○大○喜○歸○爲○帝○言○  
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叛○降○  
金○燕○州○縣○盡○陷○金○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  
導○懸○軍○深○入○矣○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

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藥○師○成○陰○賊○  
于○內○李○彥○結○仇○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  
又○從○而○開○隙○于○燕○此○六○賊○者○也○異○名○而○同○罪○惟○肆○諸○  
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  
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  
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爲○守○備○近○邊○州○軍○宜○堅○  
壁○清○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  
令○腹○背○受○敵○使○無○邇○都○鄙○若○因○仍○不○圖○敵○深○入○內○薄○  
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

附○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被○  
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  
去○此○三○者○于○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宮○及○  
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避○狄○東○南○之○議○起○矣○時○天○子○  
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  
京○黼○所○引○用○並○邪○佞○庸○曠○獨○謾○誕○爲○侈○驕○左○右○焚○汰○  
聞○師○命○卽○震○懾○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于○是○帝○傳○  
位○于○太○子○太○子○卽○位○是○爲○欽○宗○上○皇○東○行○幸○亳○以○避○  
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鄧○以○紓○難○兵○

部○侍○郎○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  
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白○時○  
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  
寧○復○有○如○都○者○都○不○可○守○孰○爲○可○守○且○宗○廟○社○稷○百○  
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勵○將○士○撫○民○心○與○固○守○  
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  
其○城○東○壕○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于○此○候○  
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  
守○得○其○道○卽○不○具○無○損○壕○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



毋開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  
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固將  
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籍其位號  
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  
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  
以綱爲右丞兼親征行營使已帝入時中邦彥語欲  
決幸襄樊而命綱畱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  
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僅乃  
復之此殷監也陛下初卽位中外欣載四方勤王兵

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  
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畱守何益願爲社稷故自勉  
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畱矣  
綱泣拜以使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  
綱曰朕爲卿畱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踈虞可  
也綱皇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  
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  
乘輿已駕六宮僕被升車矣綱皇遽厲聲謂禁衛士  
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

殿帥王從濳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  
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一中道散  
亡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  
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敕諭六軍六軍皆  
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  
兵入勤王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李邦彥  
力請割地爲和以紓難而金帥亦謬以議和緩四方  
勤王弛中國防禦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  
好和可得也于是邦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

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往且有激不可命左丞  
李梈往綱爭之曰虜氣盛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款  
以和然所爲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  
梈柔懦恐悞國因反覆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  
人許金幣過適後且不可繼且北狄婪梈往必張聲  
勢厚要求覘中國俯仰如有求輒得彼益肆無憚矣  
願陛下熟察而李梈竟遣至金師幹離不者南向坐  
梈北面拜膝前行皇怖失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京  
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

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尊國主為伯父，割中山、大原、河間三鎮地以和。遣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稅唯唯退，與金使來索賂。邦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間、山中號三鎮，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軍莫順，僖三祖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不若遣韓士前與之議，所為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雲合，戰

則剋，即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和可久矣。李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于三鎮？况金幣乎？綱不能奪，固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姪及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傍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

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師道至洛聞幹離不  
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且駐杞水以  
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圍不進形見情露祇取  
辱焉金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  
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令人懼徙砦稍北歛  
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  
老種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二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  
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  
知樞密院事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  
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  
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  
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時朝廷  
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  
王兵益集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  
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

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與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因遣使趣師。道戰會姚平仲，忌功名，獨歸。种氏乃先期擊之，兵敗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

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遣王訥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訥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且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而以蔡懋代廢親征行營司。翌日，帝令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尋以太學生疏留，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日果

我公也相與聲喏而散。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砍傷平民者，皆卽斬。以狗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

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旣得三鎮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數，遣韓光喬來辭。退師，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京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京師解嚴，師道謀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亦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又不聽。』俄而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師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

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  
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而師道旣復罷矣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  
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  
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  
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  
失利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  
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已而粘沒喝攻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  
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  
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  
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  
皆爲所敗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  
關隘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旣過之威勝軍  
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  
州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  
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幹離不知師旣退自當遣兵

護送粘罕雖來聞旣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  
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  
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啓上于是  
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  
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  
有邀擊之意矣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  
而粘罕之兵果退還雲中留軍圍大原如綱言乃詔  
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復命种  
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川置  
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  
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各關河卒屯滄衛孟滑脩金  
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  
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繇邢相間提出上  
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擊之幹離不  
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于是詔綱



迎太上皇于南京既還入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  
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爲朝廷堅守  
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  
修邊防以待之于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  
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  
計莫若于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  
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  
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瀆隸德博建橫海軍  
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

網力爭之不能得夏五月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  
井徑與姚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  
榆次等縣畱屯直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畱兵分  
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趨  
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日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恐爲此受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  
張顯俱進而輜重犒賞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  
陽爲金將完顏括女所襲五戰三勝四趨榆次至殺  
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總制焦安節妄

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顯皆失期不至師中兵甚饑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僅百人師中身被七創力  
疾闔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兵乘勝迎古遇于盤佗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  
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大  
○抵○自○賊○馬○旣○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  
○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

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  
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  
三鎮綱言不可會太原圍急帝將遣援南仲因曰欲  
援太原非李綱不可乃以李綱爲宣撫使以劉韜副  
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  
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  
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李綱曰公  
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  
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

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卽爲朕  
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  
容于朝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  
議不堅臣當來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  
上爲之感動綱畱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  
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  
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  
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  
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

且以軍法勒諸道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趨赴太原綱乃遣解  
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王以寧與折可求張思正  
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  
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  
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常具論之雖降約束而  
承受專達自若于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  
敗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恩正等領兵與張灝夜  
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可求師潰

于子夏山于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  
南奔州縣皆空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  
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及范世雄以湖南  
兵至因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于是金幹離不粘沒喝  
復分道南侵而遣其使王訥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  
請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及加其王徽號時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  
畧自如請軍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中丞呂好問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退奔衝列勤王之師于幾輔衛  
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恇  
懼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幹  
離不軍聶昌如粘沒喝軍且議割地昌爲絳民所殺  
南仲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奔相州初南仲爲東  
宮官十年謂當得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已上心  
不平故每事異議力阻戰守與吳开堅請割地以成  
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而金將幹離不自真定  
兼行至汴都屯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

天下援兵爲唐恪耿南仲罷遣無至者城中唯衛士  
及弓箭手七萬人皆募市傭以充乃募死士以蠟書  
間行出召兵拜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令帥諸  
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爲解獨開封尹何臬稍果  
悍中無計慮獨引蘇軾議東遷失計勸上爲堅守南  
道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冒圍轉戰至帝御南薰  
門見之叔夜言唐自天寶後屢失屢復者以天子在  
外于號召四方易也虜勃甚願暫詣襄陽規幸雍帝  
習見春初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

免默然者久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時執政孫傅何  
臬信衛士郭京言能施六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帥掃  
蕩之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擊能否但擇  
年命合丁甲者將之藉丁甲神力足抗敵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傳  
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卽聽之姑少付  
之兵俟有功乃任今專倚之懼必爲國家羞傳惑京  
言以爲自古大將成戰功未有不繇丁甲法而得者  
獨秘不露耳汝何知于是京師妄人募衆稱六丁力

士稱北斗神兵稱天闕大將以應京京懼情得浮與相唯諾而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大率本世主信道教人習倚鬼神爲姦欺而然也會天大風雨雪連日夜不止帝徒跣禱雪彌甚士不能穀弩何臬趨郭京出師徒期者再三不得已乃令守禦人盡下云作法忌竊視啓宣化門以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以觀金分四翼躁而前我兵走京白叔夜曰非自下作法不可矣因下城引餘衆南遁走襄陽誅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而城陷帝聞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至于此以前金師退時師道請邀擊扼之河爲衆沮故也金旣入城患中國獨惟怯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帝日上皇驚憂成疾必欲行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勒降表請降畱二日金粘沒喝以爲是杙上肉不足慮不如聽還括金帛厭乃後執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士迎掩面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三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遺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

河東金人度金帛盡不可復乃邀帝再至營帝有難色何臬李若水勸之行宜贊舍人吳革白臬言天文帝座領車駕出必墮宗不聽命係傅輔太子監國而與臬若水如青城畱不遣臬慙不食死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不屈死金吳乞買得降表廢帝及大皇爲庶人于是粘沒喝命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吏尚書莫儔人議立異姓而邀上皇如軍衛將范瓊劫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大宮有位號者皆從金懼諸王諸宗室有畱者且遺慮

督開封尹徐秉哲致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藏匿括三千餘人綴衣袂令相聯屬如金軍孫傅甯太子不遣宜贊舍人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出傳不可欲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併宦豎數人殺之給金人謀五日不定而开儔督脇悉瓊劫太子皇后共車出如金軍士庶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孫傅從死革遇害已議立異姓衆相視莫敢發相時雍私于开儔問之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信也適尚書員外郎宋齊

愈自金軍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張邦昌入議狀閉百官尚書省環之兵諭之衆唯唯時雍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密院張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共爲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論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爲帝國號楚邦昌入尚書省北向拜舞受冊寶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東面拱立受是日風霾日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开儔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于是幹離不遂脇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王夫人邢氏繇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過庭司馬禮秦檜等繇鄭州去叔夜扼吭死邦昌率百官還辭二帝于南薰門有慟哭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



大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  
伎藝工匠優倡之屬及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嗚呼自  
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  
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  
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旣懾吾辭  
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  
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  
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旣殺其酋撻攬虜情

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  
非獨能守而于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  
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  
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  
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  
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  
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旣割三鎮又質親  
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于澶淵  
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

者追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于能守而于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王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于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旣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旣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于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于禍敗如此豈不大可痛哉或謂宋之兵力不追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

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  
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關之意兵  
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北河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  
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  
既嚴援帥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  
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  
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  
而朝廷皆不以爲然且上下遽爾相慶以爲無復可  
虞于是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兵于關陝勤王之師盡

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種師道之言曾  
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  
棄守之利害豈非一失機會不復可返也哉夫夷狄  
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  
憐以望其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  
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不再  
來何爲不盡取哉若夫將士習于軍政久廢之後固  
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  
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心腹也今與人鬪腹心怯

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  
之○用○命○蓋○亦○難○矣○故○金○人○常○語○宋○使○日○待○汝○家○議○論○  
定○時○我○已○渡○河○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  
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  
張○邦○昌○吳○敏○唐○恪○耿○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  
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  
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恠○哉○

